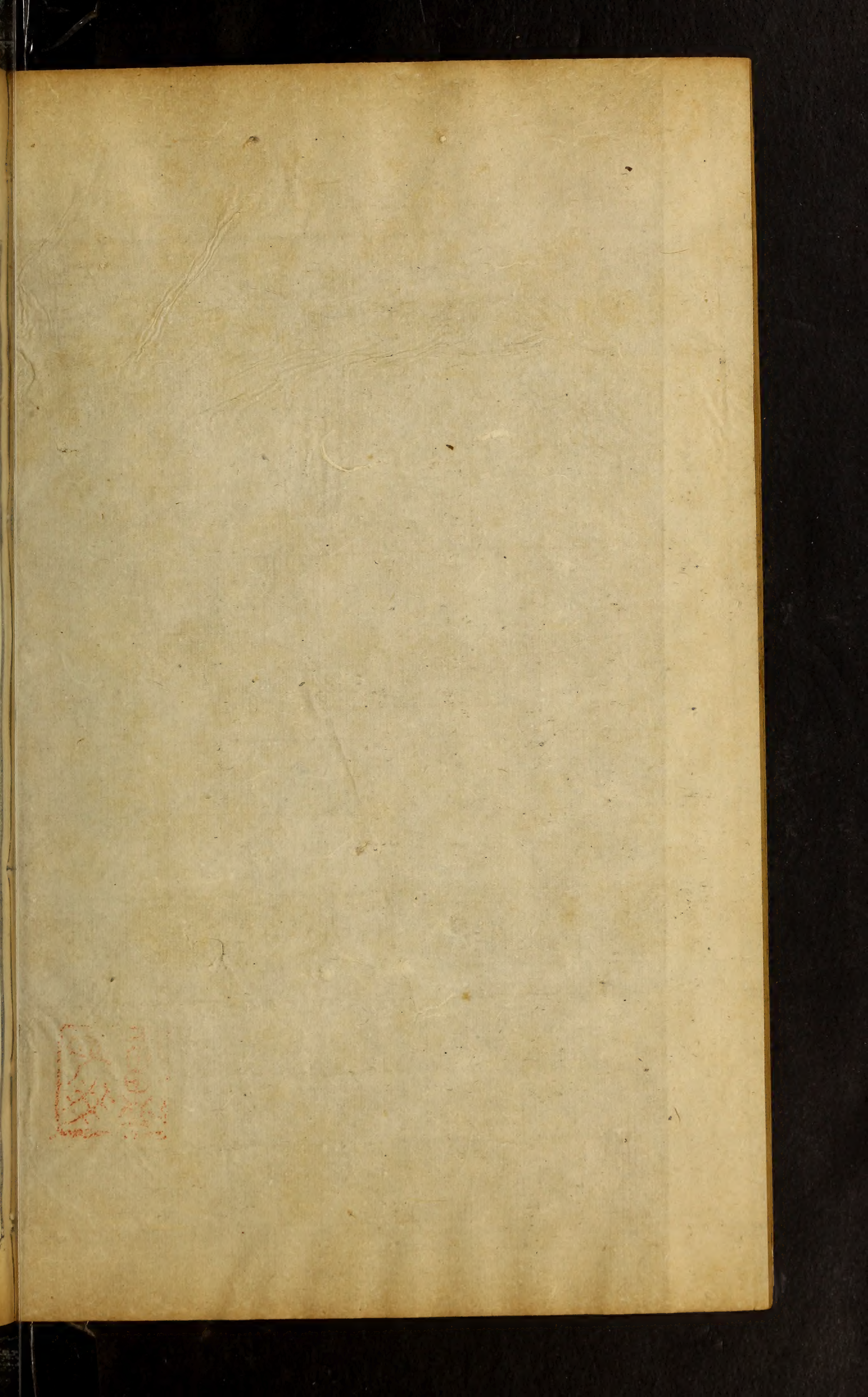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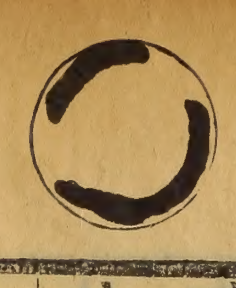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居士集卷第三十　　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既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盖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

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過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

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閫門重簾以避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

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頗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作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户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

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冐耕河壖地收租緡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背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

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塟之至公始塟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

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瑾下同子諒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塋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其名家子一有學通好字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其守横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脱其械使入賊峒説其

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葢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眞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之）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涇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鈔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户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

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邉二歲有威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
卹其家以其子炤爲守字一有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
護軍嘗以太子中舎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
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
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
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慱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
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
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説常

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耶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斂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翺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
曰吾不敢翺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翺節義可信之士以翺能報君而君
能知翺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顥世
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
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
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

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

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
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
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請
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
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
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
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
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

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録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祔娶王氏生一

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侯如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塟公于河南伊闕之其鄉其原一作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塟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一有無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僖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

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

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
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
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
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
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葢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
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
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
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
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

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

宮人多所居隘其娃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寶元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

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

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
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
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
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
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
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
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
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
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

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

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
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
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
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
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
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
國廣平郡爵公食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
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
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彌殿中丞嗣恭太常博

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終

皇王吉卜久從兆比新宮惟其休章適（一作愈）謀長
謀輔（一作）白首猶生公雖在外抒圖之志兆其不存士大
謂公不疑公位將相豈容謀猷百不以言責之士諸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
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
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
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
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
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

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廹至民破產不能足徃徃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徃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

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名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懟恨滂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盖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逐故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
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賔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其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訴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塟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宫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予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禄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
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莒城河陽二
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邉
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

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

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當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

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爲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叅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傾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後（一作二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

以爲之辭庻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予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一有輙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訥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學

史舘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舘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重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公爲人寛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

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脩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隷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爲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

非其人邪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寘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爲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

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獻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須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不在一作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子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䘏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節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大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縣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兹歸藏刻銘不朽

墓誌七首

尚書戸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羣賊發民倉廪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掌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

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陜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兵若干其路賊所不攻其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
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
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
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
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
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
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

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逐其將姚貴閉城叛公
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
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
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
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
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
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
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

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詳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姦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劾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

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
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
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
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
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
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
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
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

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
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
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
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
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
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
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
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

月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耶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一作六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塟雙金或塟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塟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塋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塋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襃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宫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薨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一作持度不可守一作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

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户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祔秦悼王塋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塋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

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輙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輙再變衆疑以爲寃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

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竪子即可一作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輙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夸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罷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栅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罷公且

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于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大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令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保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莫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

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後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

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鎭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

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
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
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
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禆益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藁之末上者言宗
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
廢義者輙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
亡其所守況驕佚昜習而生長富貴閒邪故常惕然
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

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
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
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
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
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
京東水災民飢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
者如歸咸頼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鬭皆如精兵
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

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廪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

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馬公自爲鎭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訴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賁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閒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容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叙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闔變不知所爲公爲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白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漑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漑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皐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之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
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
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
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

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大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踈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

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益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并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

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
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
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
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
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
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
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
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邈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頗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約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閒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塟公于陽翟縣舊學鄉鳩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兹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堅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其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一作風雅）以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
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
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
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
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其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琹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漕登聞檢一作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塟于其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幷州司户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廸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奕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一不苟嗟吾鄉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終

不幸遭讒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惟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推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爲絳大族簡肅公爲時名臣君爲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

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塋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

無事明年蜀大饑令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奬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敎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户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
鄉州人，構于長老匶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
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廕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
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
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
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

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已(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側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慼色至卒窮以死

銘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

不拖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

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
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
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
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
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
先生始其所謂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
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
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
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

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

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祖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熖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令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熖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祖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葢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　京先早卒軾今爲殿中
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
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
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

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

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名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衆與斥出
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内剛外和羣居笑語諠譁獨正容色温温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輕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遂）用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若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
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慱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邱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邱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易艮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邱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寧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邱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主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遷)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一作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禁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姚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尭今爲
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
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

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修德修安修奕修恂

修益修公自（一無此字）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

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

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

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

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

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

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終

墓誌三首 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治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

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寧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緫紀經維綬絢早卒緫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慍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
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毁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曁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劃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寧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以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一有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一有上字又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顥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其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一作闕 間歸于閫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

其木凡閫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號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為）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

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

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蝻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久字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搆爲謗語以怨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瑍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死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司

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矢下不遂本

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晛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塟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恠君于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

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
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
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逄屯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
亡兮士莫守節脉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吴君兮
凛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
而發嗚呼吴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終

墓誌七首 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

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說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予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塟宛陵以貧不能歸也其年某月某日塟于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後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蚕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

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冣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於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過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動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

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其祖諱其父諱其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褓今婉其襦爭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

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爲某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爲鄭州原武

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郃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爲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子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禄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塟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塟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内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遠（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昂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

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

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一有字廢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爲之銘曰

家成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晗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
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
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
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
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
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

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遏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葢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
女爲賢婦毋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潭南縣君張
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
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歷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其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其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温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鬒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頴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甍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温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其官景温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吴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吴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勤儉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于吴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内事無所助而吴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内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

其家曰凡吾吴氏之内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禄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吴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
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冑今夫人生一男曰參
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卒冑與參仕方强以一子榮一鄉生雖
不及歿有光孫曾多已（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

十月某日卒于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葢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

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屢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自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

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其祖

諱其父諱其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
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户參軍女二人皆適士
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
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修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
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
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終

乃十七先[illegible]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孫子襄祔其母夫人盧

夫人盧氏[illegible]之銘曰

[illegible]與[illegible]也於是銘明君之

族[illegible]六人曾孫三十餘人[illegible]夫[illegible]氏之[illegible]

高太夫人主簿曰某[illegible]文三人[illegible]士

諱其人諱其苦不仕其三[illegible]辛者曰五[illegible]曰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祼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嘗賜緡緜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勑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

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冄仲鈞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

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
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
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
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巽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㓜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

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勲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勲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勲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户四百至

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容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静寡言寛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吴氏生男一人仲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好仁而静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壽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

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勲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勲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三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胥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沉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
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户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二十
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晨令持皆率府
副率早卒女二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
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
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畢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
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閟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眞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邱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駔

令晃（一作晃）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續（一作纘）令課令浮

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

汝侯之墓銘曰

世髙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横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

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右一作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内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

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髙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内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閟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謌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

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碊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徽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
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
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塟于世
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
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
防禦使惟濵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

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䎗令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塟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謇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謇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内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終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恪之夫人曰永嘉縣君周
氏曾祖禹珪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尚書令祖鑑天平
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
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勞柔順有婦道生二男曰
太子右內率府率令保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三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是年十月乙酉
有司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